

## 斷際心要

黃檗山斷際禪師

師謂休曰：諸佛與一切眾生，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已來，不曾生不曾滅，不青不黃，無形無相，不屬有無，不計新舊，非長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過一切限量名言縱跡對待，當體便是，動念即乖，猶如虛空無有邊際，不可測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與眾生更無別異，但是眾生著相外求，求之轉失，使佛覓佛，將心捉心，窮劫盡形終不能得，不知息念忘慮，佛自現前。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，為眾生時，此心不減；為諸佛時，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不假修添，遇緣即施，緣息即寂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，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與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無別佛，亦無別心。此心明淨，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，即為著相，無始已來無著相佛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，無始已來無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無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佛與眾生一心無異，猶如虛空無雜無壞，如大日輪照四天下，日升之時明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明，日沒之時暗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暗，明暗之境自相陵奪，虛空之性廓然不變，佛及眾生心亦如此。若觀佛作

清淨光明解脫之相，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，為著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無微塵許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如今學道人，不悟此心體，便於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著相修行，皆是惡法，非菩提道。供養十方諸佛，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，何故？無心者無一切心也，如如之體，內如木石不動不搖，外如虛空不塞不礙，無能所無方所，無相貌無得失。趨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無棲泊處故，望崖而退，例皆廣求知見，所以求知見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殊當理，普賢當行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，行者離相無盡之行；觀音當大慈，勢至當大智，維摩者淨名也。淨者性也，名者相也；性相不異，故號淨名。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，不離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學道人，不向自心中悟，乃於心外著相取境，皆與道背。恒河沙者，佛說是沙，諸佛菩薩、釋梵諸天步履而過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蟲蟻踐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寶馨香，沙亦不貪；糞尿臭穢，沙亦不惡。此心即無心之心，離一切相。眾生諸佛更無差別，但能無心，便是究竟。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，累劫修行，終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，拘繫不得解脫。然證此心有遲疾，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；有至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

迴向乃得無心者。長短得無心乃住，更無可修可證，實無所得，真實不虛。一念而得，與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齊，更無深淺，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惡造善，皆是著相，著相造惡，枉受輪迴；著相造善，枉受勞苦，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無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無心。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，將心無心，心卻成有，默契而已，絕諸思議，故曰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此心是本源清淨，佛人皆有之，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，祇為妄想分別，造種種業；果本佛上，實無一物，虛通寂靜明，妙安樂而已。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，圓滿具足，更無所欠。縱使三祇精進修行，歷諸地位，及一念證時，祇證元來。自佛向上，更不添得一物，卻觀歷劫功用，總是夢中妄為。故如來云：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，若有所得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淨心，與眾生諸佛世界山河，有相無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無彼我相。此本源清淨心，常自圓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祇認見聞覺知為心，為見聞覺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體，但直下無心，本體自現，如大日輪昇於虛空，遍照十方，更無障礙。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，空卻見聞覺知，

即心路絕無入處，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。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，亦不離見聞覺知，但莫於見聞覺者上起見解，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，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，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，不即不離，不住不著，縱橫自在，無非道場。世人聞道：諸佛皆傳心法，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，遂將心覓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不可將心更求於心，歷千萬劫終無得日，不如當下無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，周行十方，終不能得，智者指之，當時自見本珠如故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認為佛，遂向外求，覓起功用行，依次第證，歷劫勤求，永不成道；不如當下無心，決定知一切法，本無所有亦無所得，無依無住，無能無所，不動妄念便證菩提。及證道時，祇證本心，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，如力士得珠時，祇得本額珠，不關向外求覓之力。故佛言：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。恐人不信故，引五眼所見，五語所言，真實不虛，是第一義諦。學道人莫疑，四大為身，四大無我，我亦無主，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；五陰為心，五陰無我亦無主，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蕩然清淨。有識食，有智食；四大之身飢瘡為患，隨

順給養，不生貪著，謂之智食；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別，惟求適口，不生厭離，謂之識食。聲聞者，因聲得悟，故謂之聲聞，但不了自心，於聲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語運動，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屬聲聞道，謂之聲聞。佛唯直下頓了自心，本來是佛，無一法可得，無一行可修，此是無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學道人祇怕一念有，即與道隔矣；念念無相，念念無為，即是佛。學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總不用學，唯學無求無著，無求即心不生，無著即心不滅，不生不滅即是佛。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，祇是教化接引門，本無一切法，離即是法。知離者是佛，但離一切煩惱，是無法可得。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，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。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。常人謂法身遍虛空處，虛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虛空，虛空不是法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虛空。但莫作虛空解，虛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虛空。虛空與法身無異相，佛與眾生無異相，生死與涅槃無異相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，離一切相即是佛。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，心境雙忘乃是真法。忘境猶易，忘心至難，人不敢忘心，恐落

空無撈摸處。不知空本無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，未曾生未曾滅，未曾有未曾無，未曾穢未曾淨，未曾喧未曾寂，未曾少未曾老，無方所無內外，無數量無形相，無色像無音聲，不可覓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識，不可以言語取，不可以境物會，不可以功用到，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，一念離真皆為妄想，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於佛，不可以法更求於法。故學道人直下無心，默契而已，擬心即差，以心傳心，此為正見；慎勿向外逐境，認境為心，是認賊為子。為有貪嗔癡即立戒定慧，本無煩惱焉有菩提，故祖師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除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本源清淨，佛上更不著一物，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，終不能住。佛性同虛空，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，終不能住，但迷本性轉不見耳。所謂心地法門，萬法皆依此心建立，遇境即有，無境即無，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。所言定慧，鑑用歷歷，寂寂惺惺，見聞覺知皆是。境上作解，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，若欲親證，皆不可作如此見解。盡是境法，有沒處沒於有地，但於一切法，不作有無見，即見法也。九月一日，師謂休曰：自達摩大

師到中國，唯說一心，唯傳一法；以佛傳佛，不說餘佛；以法傳法，不說餘法。法即不可說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般若為慧，此慧即無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乃行六道；學道人一念計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諸見，即落外道；見有生趣其滅，即落聲聞道；不見有生，唯見有滅，即落緣覺道；法本不生，今亦無滅，不起二見，不厭不欣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，然後乃為佛乘也。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欣厭。若欲無境，當忘其心，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滅；若不忘心，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祇益紛擾。故萬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復何求哉？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，絕意三乘，唯一真實，不可證得，謂我能證能得，皆增上慢人，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。故佛言：我於菩提實無所得，默契而已。凡人臨欲終時，但觀五蘊皆空，四大無我，真心無相，不去不來，生時性亦不來，死時性亦不去，湛然圓寂，心境一如，但能如是，直下頓了，不為三世所拘繫，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毫趣向，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，亦無心隨去；若見惡相種種現前，亦無心怖畏，但自忘心，同於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節也。十月八日，

師謂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，皆是權立接引之教，並為化城。言寶所者，乃真心本佛，自性之寶，此寶不屬情量，不可建立。無佛無眾生，無能無所，何處有城？若問此既是化城，何處為寶所？寶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實所也。故云在近而已，不可定量言之，但當體會契之即是。言闡提者，信不具也，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，皆謂之斷善根闡提。菩薩者，深信有佛法，不見有大乘小乘，佛與眾生同一法性，乃謂之善根闡提。大抵因聲教而悟者，謂之聲聞。觀因緣而悟者，謂之緣覺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雖至成佛，亦謂之聲聞佛。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，不於心法上悟，雖歷劫修行，終不是本佛。若不於心悟，乃至於教法上悟，即輕心重教，遂成逐塊忘於本心。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凡人多為境礙心，事礙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礙境，理礙事。但令心空，境自空；但令理寂，事自寂，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於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。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，所作福德皆不貪著。然捨有三等：內外身心一切俱捨，猶如虛空無所取著，然後隨方應物，能所皆忘，是為大捨；若一邊



行道布德，一邊旋捨，無希望心，是為中捨；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，聞法知空，遂乃不著，是為小捨。大捨如火燭在前，更無迷悟；中捨如火燭在傍，或明或暗；小捨如火燭在後，不見坑阱。故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。過去心不可得，是過去捨；現在心不可得，是現在捨；未來心不可得，是未來捨，所謂三世俱捨。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。印著空，即印不成文；印著物，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，能印所印，俱難契會，故得者少。然心即無心，得即無得。佛有三身，法身說自性虛通法，報身說一切清淨法，化身說六度萬行法。法身說法，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，無所說無所證，自性虛通而已。故曰：無法可說是名說法。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，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，皆非真法。故曰：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所言：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，一精明者，一心也；六和合者，六根也。此六根各與塵合，眼與色合，耳與聲合，鼻與香合，舌與味合，身與觸合，意與法合，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無所有，束六和合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，即心也。學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縛，不契本心。如來現世，欲說一乘真法，

則眾生不信興謗，沒於苦海。若都不說，則墮慳貪。不為眾生溥捨妙道，遂設方便說有三乘。乘有大小，得有淺深，皆非本法。故云：唯有一乘道，餘二則非真。然終未能顯一心法，故召迦葉同法座，別付一心，離言說法，此一枝法令別行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問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師云：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？問：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？師云：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可依憑。云此即是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？師云：若是上根人，何處更就人覓他？自己尚不可得，何況更別有法當情。不見教中云：法法何狀？云：若如此，則都不要求覓也？師云：若與麼則省心力。云：如是則渾成斷絕，不可是無也。師云：阿誰教他無，他是阿誰，爾擬覓他？云：既不許覓，何故又言莫斷他？師云：若不覓便休，即誰教爾斷？爾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？云：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？師云：虛空早晚向爾道有？同有異我，暫如此說，爾便向者裏生解。云：應是不與人生解耶？師云：我不曾障爾，要且解屬於情，情生則智隔。云：向者裏莫生情是否？師云：若不生情，阿誰道是？問：纔向和尚處發言，為甚麼便言話墮？師云：汝自是不解語人，有甚麼墮負？問：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

抵敵語，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？師云：實法無顛倒，汝今問處自生顛倒，竟甚麼實法！云：既是問處自生顛倒，和尚答處如何？師云：爾且將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又云：祇如箇癡狗相似，見物動處便吠，風吹草木也不別。又云：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。然道亦不可學，情存學解，卻成迷道。道無方所名大乘心，此心不在內外中間，實無方所，第一不得。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，情量若盡，心無方所。此道天真，本無名字，只為世人不識，迷在情中。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，恐汝諸人不了，權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故云：得魚忘筌。身心自然，達道識心，達本源故號為沙門。沙門果者，息慮而成，不從學得。汝如今將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祇擬學取，有甚麼得時？古人心利，纔聞一言便乃絕學，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。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廣求文義，喚作修行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。唯知多與兒酥乳喫，消與不消都總不知。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，盡名食不消者。所謂知解不消，皆為毒藥，盡向生滅中取，真如之中都無此事。故云：我王庫內無如是刀，從前所有一切解處，盡須併卻，令空更無分別，即是空如來藏。如來藏者，更無

纖塵可有，即是破有，法王出現世間。亦云：我於然燈佛所，無少法可得。此語只為空爾情量，知解但銷鎔，表裏情盡都無依執，是無事人。三乘教網，祇是應機之藥，隨宜所說，臨時施設，各各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。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，守文作解，何以如此？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我此宗門不論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慮後。問：從上來皆云，即心是佛，未審即那箇心是佛？師云：爾有幾箇心？云：為復即凡心是佛？即聖心是佛？師云：爾何處有凡聖心耶？云：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，和尚何得言無？師云：三乘中分明向爾道：凡聖心是妄，爾今不解，返執為有，將空作實，豈不是妄！妄故迷心，汝但除卻凡情聖境，心外更無別佛。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，汝今不識，執凡執聖向外馳騁，還自迷心，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。一念情生即墮異趣，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。云：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師云：覓什麼道理？纔有道理便即心異。云：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此理如何？師云：祇為覓故，汝自異他，汝若不覓，何處有異？云：既是不異，何更用說即？師云：汝若不信凡聖，阿誰向汝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俱忘，阿爾更擬

向何處覓去？問：妄能障自心，未審而今以何遣妄？師云：起妄遣妄亦成妄，妄本無根，祇因分別而有。爾但於凡聖兩處情盡，自然無妄更擬。若為遣他，都不得有纖毫依執，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。云既無依執。當何相承？師云：以心傳心。云：若心相傳，云何言心亦無？師云：不得一法名為傳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無心無法。云：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？師云：汝聞道傳心，將謂有可得也，所以祖師云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，了了無所得，得時不說知。此事若教汝，會何堪也。問：祇如目前虛空，可不是境，豈無指境見心乎？師云：甚麼心教汝向境上見？設汝見得，只是個照境底心，如人以鏡照面，縱然得見眉目分明，元來祇是影像，何關汝事？云：若不因照，何時得見？師云：若也涉因，常須假物，有什麼了時？汝不見他向汝道，撥手似君無一物，徒勞謾說數千般。云：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？師云：若是無物，更何用照？爾莫開眼窺語去！上堂云：百種多知，不如無求，最第一也。道人是無事人，實無許多般心，亦無道理可說，無事散去。問：如何是世諦？師云：說葛藤作什麼？本來清淨，何假言說問答，但無一切心，即名無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，但莫著有為法，出言

瞬目，盡同無漏。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學禪道者，皆著一切聲色，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，如枯木石頭去，如塞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應。若不如此，他日盡被閻老子拷爾在。爾但離卻有無諸法，心如日輪常在虛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底事，到此之時無棲泊處，即是行諸佛行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此是爾清淨法身，名為阿耨菩提。若不會此意，縱爾學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識自心盡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屬，如此修行，當復何益？志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，饒爾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，也祇是在凡聖內坐。不見道：諸行無常是生滅法？勢力盡箭還墜，招得來生不如意，爭似無為實相門，一超直入如來地。為爾不是，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？志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師，枉服大乘法藥，爾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但學無心，久久須實得，為爾力量小，不能頓超，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，須得箇入頭處，自然會去。為爾不能如是，須要將心學禪學道，佛法有甚麼交涉？故云：如來所說，皆為化人。如將黃葉為金，止小兒啼，決定不實。若有實得，非我宗門下客，且與爾本體有甚交涉？故經云：實無少法可得，名為阿耨菩提。若也會得此意，方知佛

道魔道俱錯。本來清淨皎皎地，無方圓，無大小，無長短等相，無漏無為，無迷無悟，了了見無一物，亦無人亦無佛。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，一切不初心真實。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，何處欠少一毫毛。既會如是意，大須努力盡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。問：六祖不會經書，何得傳衣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為教授師，講得三十二本經論，云何不傳衣？師云：為他有心，是有為法，所修所證將為是也，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當時祇是默契，得密授如來甚深意，所以付法與他。汝不見道：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若會此意，方名出家兒，方好修行。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，六祖便問：汝來求何事？為求衣？為求法？明上座云：不為衣來，但為法來。六祖云：汝且暫時斂念，善惡都莫思量。明乃稟語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當與麼時，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。明於言下忽然默契，便禮拜云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某甲在五祖會中，枉用三十年工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六祖云：如是！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不在言說。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：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

葉云：倒卻門前剎竿著，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。甚生阿難三十年為侍者，祇為多聞智慧，被佛訶云：汝千日學慧，不如一日學道；若不學道，滴水難消。問如何得不落階級？師云：終日喫飯，未曾咬著一粒米；終日行，未曾踏著一片地，與摩時無人我等相，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，莫認前後三際，前際無去，今際無住，後際無來，安然端坐，任運不拘，方名解脫。努力努力，此門中千人萬人，只得三箇五箇，若不將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著力今生須了卻。誰能累劫受餘殃。